

替死者说话

再见萧郎/作品

上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替死者说话^上

再见萧郎/作品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替死者说话. 上 / 再见萧郎著.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624-7045-8

I. ①替… II. ①再… III. ①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6941号

替死者说话(上)

再见萧郎 著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王伦航 版式设计: 龙珊珊

责任校对: 谢 芳 责任印刷: 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83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市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5 字数: 348千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7045-8 定价: 39.8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目 录

■ 第一卷 死亡数字

第一章	深度催眠	2
第二章	新人报道	5
第三章	床头裸尸	9
第四章	车祸失忆	12
第五章	队长之死	16
第六章	死亡数字	19
第七章	哀伤追悼	23
第八章	审讯谜团	26
第九章	催眠治疗	29
第十章	那段记忆	33
第十一章	不是凶手	36
第十二章	证物缺失	39
第十三章	衣服一套	43
第十四章	抓捕行动	46
第十五章	名牌服装	50
第十六章	捉奸成尸	53
第十七章	女服务员	56
第十八章	游戏开始	60
第十九章	来迟一世	64

第二十章 《天南日报》	67
第二十一章 杀妻旧案	70
第二十二章 不再委屈	74

■第二卷 手指煲汤

第一章	手指煲汤	80
第二章	杂食动物	83
第三章	绑缚绳结	86
第四章	又见人骨	90
第五章	特供肥猪	93
第六章	卡车司机	96
第七章	是食人族	100
第八章	二人世界	103
第九章	猪圈惊魂	107
第十章	暴力团伙	110
第十一章	下桥疯子	113
第十二章	褐色血痕	116
第十三章	玩藏猫猫	120
第十四章	精神疾病	123
第十五章	一块泥巴	126
第十六章	花猫警长	129

第十七章	绝对疯狂	133
第十八章	寻找母亲	136
第十九章	火烧腿骨	140
第二十章	栓牛山上	143
第二十一章	又见大兵	146
第二十二章	地狱恶鬼	150

■第三卷 快乐到死

第一章	醉夜迷情	156
第二章	景蓝小区	159
第三章	夺魂钢筋	162
第四章	报丧使者	166
第五章	骚扰短信	169
第六章	表演天才	173
第七章	推理对决	176
第八章	外行杀手	179
第九章	核对笔迹	183
第十章	冷寒黑夜	186
第十一章	夜访酒吧	189
第十二章	花开彼岸	193
第十三章	建筑工人	196

第十四章	斗殴事件	199
第十五章	聪明女人	203
第十六章	古代武士	206
第十七章	与猪最像	209
第十八章	装修有罪	213
第十九章	民事诉讼	216

■ 第四卷 蝴蝶效应

第一章	生死两秒	222
第二章	哀鸿遍野	225
第三章	暗红淤痕	229
第四章	车载录像	232
第五章	颅内出血	235
第六章	不受欢迎	238
第七章	命薄如纸	242
第八章	什锦罐头	245
第九章	诡异行为	248
第十章	谁来买单	252
第十一章	氰化残留	255
第十二章	命悬一线	258
第十三章	湿法冶金	261
第十四章	解剖尸体	264

第十五章	严重过敏	268
第十六章	水杯移位	271
第十七章	扫雪工人	274
第十八章	指纹断层	277
第十九章	特殊行业	281
第二十章	人间闹剧	284
第二十一章	心理攻势	287
第二十二章	传奇故事	291
第二十三章	泪满家书	295
第二十四章	亲亲宝贝	299
第二十五章	蝴蝶效应	302

■ 第五卷 错爱一生 -----

第一章	无定河骨	308
第二章	抛尸两度	312
第三章	绿河杀手	317
第四章	塑料袋子	321
第五章	福鑫超市	326
第六章	女性凶手	331
第七章	失踪人口	334
第八章	毫无头绪	337
第九章	骨质血斑	341

第十章	名贵木材	344
第十一章	富豪名单	347
第十二章	西湖龙井	350
第十三章	刑侦专家	354
第十四章	相貌还原	357
第十五章	父爱之殇	360
第十六章	寻人启事	364
第十七章	瓷砖地面	368
第十八章	最后一课	373
第十九章	雁过留声	377
第二十章	呼噜有罪	380
第二十一章	板砖无敌	384
第二十二章	错爱一生	387

第一卷
死亡数字

· 第一章 深度催眠 ·

7月21日下午3时许，天南市火车站出站口处。

一辆警车停在离出站口不远的道路上，几个身穿制服的警察紧盯着出站口的大铁门。前来接车的人们远远地站在一旁窃窃私语，议论着是否是出了什么案子。

天南市火车站是一个小站，车次不多。唯一的几趟车次，也不过是从省城方向过来的列车顺道经过这里。

火车靠站声传来，霎时间人声鼎沸，不久，长长的出站道出现了旅客的身影。“来了，来了！”接车的人们如潮水般涌向大铁门，检票员也打开了出站口的铁门，等待出站的旅客检票出站。

几名警察也丢掉了手中的烟头，拿出一张照片来，开始仔细辨认每一个出站旅客的面孔。接车的人，堵在出站口的铁门处，却没有靠近警察所站的位置。中国人对于警察和军人都有一种莫名的敬畏。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群渐渐散了，大部分旅客已经出站了，但看情形，这几名警察依然没有找到自己的目标。

出站的人渐渐稀少，铁门内的检票员也聊起天来，他们对门外站着的警察也有一些好奇，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目光总是不时地扫向警察，然后回头向出站道的方向张望。

出站道方向已经没有了乘客的身影，检票员准备重新锁上大门，就在这时，出站道出现了一个女子的身影。所有的人都伸长了

脖子：好戏要来了！

一名穿着黑色紧身裙的女子，长长的卷发随着她的走动跳跃着，自然扭动的纤细腰身和白皙修长的大腿，让人不由得想起一个词来：风姿绰约。女子越走越近，依稀可见她掩藏在墨镜下姣好的面容。将车票交给检票员之后，女子站在铁门门口，摘下墨镜，耸了耸肩，对走上来的警察道：“就知道你们在等我。”

飞驰的警车上。“不好意思，我这个人不喜欢跟别人挤，下车晚了点，再加上方向感比较差，刚才让大家久等了。”开口的正是那美貌的女子，“说说吧，什么情况？”

“嗯，是这样的，刘教授。”

“叫我刘黎就好了。”

“我们这边刑侦大队，有一名干警，在上岗之后发生了一连串事情。他有些事情无法记忆，局里怕他心理出什么问题，顺便也想帮他找回那段记忆，所以，才会麻烦您过来。”

“嗯。不要那么客气，谈一下具体情况吧。”

“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不太清楚。我们只是知道，这名干警在报到当天去现场回来的途中遭遇车祸，与他一起前去的两名同事一死一伤，他也受伤昏迷了。但是他醒来之后声称自己失去了办案和出车祸这段记忆。

“在车祸第二天，受伤的另外一位同事在医院跳楼自杀了，留下四个数字。局里因为接连的事故而举行追悼会，结果在追悼会上，他忽然大吼大叫，然后流出鼻血，接着就昏倒了。

“在抢救他的过程中，大家忽然发现他的警员编号尾号与同事自杀留下的那四个数字一样。在醒来之后，他就一直很沉默，局里考虑这个事情有些蹊跷，所以把您请来，看能不能用心理引导或者催眠的方法找回他的记忆。同时也需要调查一下他与同事的死有没有关联。”

“心理引导和催眠治疗，我可以做，但是调查同事的死因与他是否有关，这个不是我的职责范围，我不接受。”

“不是的，刘教授，我们只是想知道他的那段记忆是否与同事的死亡有关，这不会触及您的规则。”

刘黎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车厢里异常沉默，一路无语。

天南市人民医院，302病房。

“是你？！”四目相视，病床上的萧晓白和进门的刘黎都有些吃惊。

萧晓白看起来有些激动，但是似乎又想到了什么，眼神黯淡了下去：“你来做什么？”

“给某人做心理引导和催眠治疗，你不要忘了，我读的可是心理学。”顿了顿，刘黎轻轻地问道，“疼吗？”

“不疼，比起那次伤，这算什么疼。”萧晓白的语气有些冰冷。

这一次，轮到刘黎神色一黯。过了许久，才开口道：“假如没有身体问题的话，我们开始催眠治疗吧。”

“可以！不过你不要忘了，我也学过心理学，我的记忆出现了断层，这种情况很棘手，你治疗的过程中最好小心点，不要借机把我搞成了傻子。”这句话让随行的干警有些迷糊：这两个人难道有仇吗？

刘黎没有说话，默默关上了门窗，开始了催眠治疗。

催眠是一门很容易学会的技术，普通人通过书本的学习，都可以达到自我催眠，但是这种催眠只是浅度催眠，不能应用于心理治疗和记忆重述。深度催眠是必须经过专业培训，有过系统学习的心理医生才能真正施展。因为深度催眠一旦控制不好，就要造成患者心理创伤，甚至精神混乱。

浅度催眠，在遇到外物侵扰时很容易醒来，而深度催眠，可以让受者达到一种主意识沉睡的效果。

刘黎对萧晓白进行的是深度催眠，因为她明白，萧晓白自己也学过心理学，他自己无法解决的东西，必然是需要外力帮助的。浅度催眠是没有作用的，而且记忆断层这种情况，也必须由深度催

眠来解决。

长长地舒了口气，刘黎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催眠的最大难点，就是让受者集中注意力，忽视周围的环境，进入主意识沉睡状态，但是对于自我意识强烈且学过心理学的人来说，催眠的难度就加大了。

终于，完成了催眠，下一步，就是引导被主意识压制的记忆了。

“现在时间回到七月十五日下午，你现在站在案发现场，萧晓白，你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刘黎用一种悠长低沉的声音问道。

“血……好多的血……”

萧晓白的身体忽然剧烈地颤抖，鼻子里涌出大团的鲜血。

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

· 第二章 新人报道 ·

7月15日上午10时许，天南市公安局门前。

萧晓白站在天南市公安局的大门前，有些激动，这是他成为刑警的第一天。

萧晓白，毕业于省城警校，在天南市南城分局下设派出所当了半年片警之后，再次回到省城警校进修，成为一员刑警。

八十年代长大的人（特指1985年以前）小时候都听过刑警803这部广播剧，那时的少年，崇拜的并不是歌星和影星，而是这位存在于虚幻中的803。萧晓白也是听着这部广播剧长大的，他从那时起就有了当警察的梦想。长大之后他才知道，警察原来分了很多种类。于是，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刑警。如今，他终于如愿以偿，

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分配到天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不过能进入刑警支队，也有一部分运气所在，因为天南市一名老干警今年要退休了，支队需要补充新鲜血液，萧晓白恰好赶上了这个时机。

刑侦大队的办公室在一楼，萧晓白很快就来到了目的地。

“打扰一下，我是来报到的。”萧晓白敲了敲办公室的房门。

办公室里总共有三个人，两男一女，一个男的已经头发花白了，看来要退休的就是他；另外一个男的挺年轻，大概三十多岁，穿着制服的他看起来英气逼人；女的大概二十多岁，看来应该是个记录文员之类的。

听到萧晓白的话，年轻男子只是抬起头来看了一眼，朝他点了一下头，就继续盯着电脑，看样子很忙。老年男子倒是很友好地冲他笑了笑：“小萧是吧？快进来吧，我们刚才还在说你什么时候会到呢，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小张，给小萧倒杯水。”

年轻女子叫张燕，是记录文员兼日常档案处理文员，老年男子叫王秋生，是一名老干警了，等到萧晓白正式上岗，他就退休了。年轻男子叫韩冰雨，是刑侦大队队长，看得出是十分有为的年轻人。

交了报到证，之后小张领着他一阵忙碌，照相、填档案一大堆烦琐的手续……忙完这些已经中午了。张燕家就在附近，到点准时走了。萧晓白就出了公安局，在两条街之外找到了一家麦当劳解决了温饱问题。

下午回到办公室，小张就交给他一大堆的规章制度文件，让他仔细阅读，萧晓白也知道，这是每个新到岗的人员必须经历的，于是就老老实实将自己的脑袋埋入了这一堆文件中。

刚没看两页，电话铃响了。老王接起电话，听了一阵，挂了电话就对韩队长说道：“南城区胡记招待所发生命案，报警处通知我们过去。”

坐在车上，萧晓白的心情有些兴奋，也有些紧张。第一天上班就遇到案件，真不知道是自己的不幸，还是幸运。当片警那一年，

没有遇上过什么命案之类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抓小偷或者谁家跟谁家发生纠纷了。

“小萧，想什么呢？是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有些紧张啊？没什么的，刚开始都会这样，见多了就习惯了。”老王看到萧晓白心思不定，以为他紧张。

“没有，我只是觉得自己第一天上班就遇到案子，有些怪怪的感觉。”

“你还别说，我们这里快三个月都没有发生人命案子了，你今天一来就有案子发生，小萧，找时间去求个护身符吧。”老王似真似假地说了起来。

“行了，老王，你就别跟小萧开玩笑，这种事情哪里可以相信啊，只不过是凑巧。小萧你别放心上，案子这种事情是随机事件。”开车的韩队长也凑起热闹来。

经过这么一闹，萧晓白心中的一丝紧张也被彻底打散了，他现在倒是有些期待自己的首个案子，到底是什么样子？而这个案子，是否能够尽快告破？这也让他想起他第一次见到杀人案现场的情景。

那是他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家乡镇上发生了一起杀人案。他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深秋的早上，刚下课，就被镇上的同学拉去看死人了。

在城隍庙门口的一个草垛前，一名男子躺在那里，他的身上并没有外伤，但是听人说他好像是服毒自杀的。在草垛前的角落里，还有两个麻袋装着的死尸，一个女人的尸体，一个小孩的尸体，女人被凶手用刀砍成三截，而小孩的脑袋被人用刀从背后砍断，只留咽喉的地方连着。

萧晓白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感觉，在他的记忆里，那是最冷的一个早晨。他那天早上根本没有吃饭，他看到吃的就恶心。他也清楚地记得，镇上派出所的唯一举动就是在附近拉了一圈红色的尼龙绳——所谓的警戒线。

那件案子，他和村上比他大的孩子讨论了很久，每次上下学的路上他们都在讨论，比他大的孩子分析得头头是道。他们说，这三个人都是被谋杀的，并不是谣传的男子杀死自己的妻子和儿子，然后服毒自杀。

因为那个男子身下的稻草和衣服都是平整的，并没有挣扎过的痕迹，假如是服毒，死前必然有剧烈挣扎，所以，那个男子是被人杀死后移尸到这里的。而假如是服毒（农药）自杀，会口吐白沫，但男人的身上看起来很干净。

另外，男人杀死自己的妻儿，但是他身上的衣服却没有丝毫血迹，这是很奇怪的。这也是那些大孩子分析的。

后来这件事情就慢慢地淡出人们的脑海了。具体案情是什么样子，从来没有见派出所公布过，也没有听说是否告破，唯一留下的谈资就是酱油盆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就是那件案子，女人和孩子的鲜血都被凶手用一个盆子盛了起来，就像农村杀猪一样，流出的猪血放在盆子里。凶手将这盆鲜血放在了城隍庙旁边的一个小巷子里面，一个女孩子上早自习时路过巷子，以为是一盆酱油，想端回家去，但是因为早上上学怕迟到，就上学去了，下了早自习才知道是鲜血，吓坏了，再也不敢从那里过了。

小孩子的时候，什么都不懂，今天忽然又想起这些，萧晓白忽然觉得，自己小时候见到的这起命案很怪异，种种迹象都透着一丝诡异。杀人还要放血？还要用盆子盛起来？这里面有很多的不合理。

不过已经过去十几年了，这件案子也许早已成了无头悬案，自己当时还小，也没有听说过这件案子是否告破。

萧晓白忽然在心中叹息：十多年了，不知道死者的亡魂是否安息。